

語絲

第五卷，第三九期

英美的左傾文學

士驥譯

——日本北村喜人著——

此篇小論文，祇止於記述四五個英美的普魯萊塔利亞作家——嚴格說，即含有若干普魯萊塔利亞的傾向的作家。

可能的話想依底下的順序一論英美的普魯萊塔利亞文學——即由使此種文學生長發展起來的社會諸條件以至此種文學的活動已活躍到如何程度的現狀，及各個作家的地位及特質。雖理應如此論述，不幸我沒有充分的材料。

沒有充分的材料的理由，不一定是由於我的不努力，英美的普魯萊塔利亞文學是全無現於表面上的活動的，因而連充分的材料也得不到。或許還是說無所謂普魯萊塔利亞文學來的適切罷。

(587)

(528)

不必說，美和英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前者表不出「資本主義的爛熟期」，反之，後者已可看到資本主義衰微的徵候。但兩者都「合即化的政策來阻止着左翼運動的進行，因而無產運動都是右翼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因此就造不起能作普魯萊塔利亞文藝運動的活潑的運動的社會基礎。勞農俄國的文學的活動，差不多大部已集中於普魯萊塔利亞文學，德國的左翼文藝，也呈活潑的生氣，在日本，也因數年來「懶」而加速度的長成，給關於普魯萊塔利亞的文學的爭論以活氣，使作品的創作活動也興了起來，而英美的普魯萊塔利亞文學的活動，比較起來不得不說很落後了。

在這點上，也可說英美的普魯萊塔利亞文學尚未具有可成爲問題的對象的完全的狀態。但勞働運動中的左翼分子的活躍和未組織的大衆結合了而生出來的社會情勢的變化，我們可預想其必會使普魯萊塔利亞文學長成起來的能。

在英國文學中我們是知道有社會主義的傾向（有時僅止於改良主義的程度）的老大作家的羣的。即蕭伯訥，韋爾斯，千史脫頓，高爾斯華綏等等。但這些就可作爲使新的普魯萊塔利亞文學之花開放起來的一塊泥土，欲創作和指導它，則已不免過於是微弱的存在了。那麼新時代的作家中有可代替他們的人嗎？我們能從年高的作家中尋到底下的名字。即杜格萊

史·哥爾特林，孟洛，女流作家蘭貝卡·魏斯脫，以及愛爾蘭的文學者賴姆·福萊脫，約翰沃開西等。

歐戰在人們心胸中強烈的種下了帝國主義的戰爭的慘禍和不合理。大戰正酣之際，反對它的氣運就已起於各處。至此，就算不是為階級的利害而戰的明確的意志，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色彩很濃的作品却出現了。在於此種傾向下的作品，有哥爾特林的戲曲為自由的戰及孟洛的長篇戲曲謠言。

為自由的戰，是深恐被英國禁止上演而把草稿寄給在瑞士的某新聞記者使之翻譯的。劇的事件是講一九一八年夏天的事件的。是大戰延長了而前途是不能預想的暗淡的時代的空氣。哥爾特林在此劇的序文中說道：『在某種國家，普魯萊塔利亞運動已取了一種形態了，但在別的國家這是帶着非常不同的性質的。俄的布爾雪維克，愛爾蘭的獨立運動，德的史巴爾達卡史團、英美的勞働運動，雖然受到了戰爭的四年間的惡影響，仍因了尚未失去人性及理想的男女而漸次恢復了原氣。生命及愛的種子，又向為物質主義而受凍，為資本家的貪婪而成為無力的世界播下去了。……』

他的思想是急進化的，但一方仍可看到其有人道主義的地方。但在保守的英國有如此的

(560)

作家，已值得注意了。

孟洛也是不能純粹稱爲普魯萊塔利亞的作家的罷。但他的爲戰後的新時代的作家，由謠言的一篇就可證明。帝國主義戰爭的計略，已被他用活潑的筆致來在謠言一篇中描寫出了。大資本家的對立惹起了國際間的戰爭，由政治家，外交官，實業家等多數的人物登了場，被大資本家所操縱着。個人的生活及運命，是被踏下而不顧的。有的，祇是資本家的無慈悲的要求。

蘭貝卡、魏斯脫立於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論寫的很不錯。在時代意識很強的幾篇小說之外，最近又在論文集奇妙的必要中說明自己的藝術觀，論述到現代的英國作家。其中論到最近被世間視爲問題的尤利西士的作者瓊衣史的地方，很有才氣橫溢之處。當生在什麼地方上演之際，適作者愛命史、脫托爾萊爾親到倫敦，她馬上去和他會見，後來就在美國的讀書人雜誌每號寫着英國文壇的通信，十分活動。但從她的創作及評論中所感到的是急進化的小資產階級的智識級階的傾向，也是不可否定的。

舉愛爾蘭的約翰、沃開西及賴姆、沃福萊脫爲普魯萊塔利亞作家，恐是要生異論的罷。

但兩人却都是最近愛爾蘭文學的新時代的作家而立於第一線的。

沃開西是一個日間工人，是從在街上或工廠中做工的經歷爬上來的，所以生來是一個無產階級者。當然他連讀和寫都不會。祇靠了父親遺傳給他的一箱書而用功起來的。在把第一次寫好的戲劇拿到格雷夫人的地方去的時候，因字寫的十分壞，是一本不能卒讀的草稿。格雷夫人爲他改正了。他謄寫過的時候費了一年光陰。最後終於成功的，是義勇兵之影。立卽就上演的。

他和爲愛爾蘭的民族詩人的夏芝的象徵的神祕主義，是有明瞭的對照的作風的。他所描寫的，是杜白林的小弄堂，是奔走於愛爾蘭獨立運動的革命鬥士，是集團生活。其爲普魯萊塔利亞文學的意識水平線雖低，到底還可算是普魯萊塔利亞作家的一個的。

福萊脫今年是三十二歲。寫過五長篇及許多短篇，在小說家的名聲上，有集於沃開西之處；也有劣於沃開西之處。正如可在刺客間諜等題名上窺到的，他所描寫的是因二十鎊錢而叛了同志去引渡給警官的男子的話及革命家的心理等。他的作品是沒有教養的高尚性及知的纖細的，他特有十分大衆的作風。像他那樣的在左傾傾向下的作家，確使我們感到未來。

★

★

★

★

現在要把輪廓的介紹之筆移到美國文學去了。

用一句話來說，則現代的美國文學是布爾喬亞的文學，它早已脫去了西歐及英國的文學的模倣而在創造美國獨自的文學了。且其關於美國生活的批評及閃着向美國生活的新的方面的希望，也是應得注意的。但這也是從十分小資產的自由主義的角度觀察的。例如紅作家辛克蘭、魯維司，及色荷特、安特生都是如此的。像安特生，在其幾篇小說中，是以同情來描寫貧苦人的生活的，但決不是用普魯萊塔利亞的意識來寫的。

可是在此種情勢之下美國文學仍從深底有新文學的普魯萊塔利亞文學的抬頭，是事實。在此種傾向下的作家，有烏布吞、辛克萊，福洛以特、台兒，詩人方面的卡爾、孫特巴利，韋脫愛兒、林琪，洛勃脫、福洛史脫等名。

烏布吞、辛克萊，是美國所有的世界的普魯萊塔利亞作家，這裏也似乎是不必再介紹的了。依他說，則一切藝術是「宣傳」，他的作品是階級爭鬥的一武器。初期的他，是一個自稱的天才，他的對於社會惡毒的憤激，也有一些是空想的。但因了他一捉住機會便去和工人接近，調查其勞働狀態，或視察煤礦罷工，他的社會主義的作家的視野因得廣大，批評辛辣了起來。在不少的暴露小說中解剖、批評現代美國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機構，又在論文集拜金藝術黃金寫字筆中縱橫的論述到世界文學及作家。在演劇方面，也親自組織過普魯萊塔利亞

劇團，寫有幾本戲曲，但其戲曲和小說及評論比較起來，則相差很遠。

在十五年間繼續喊着辛克萊爲美國的最傑出的批評家的，是福洛以特·台兒。他是發育於貧苦的家庭中的。所以自早就從事勞動。如此的年青時的體驗，活潑的描寫於使他出名的不知世間之中。他的加入文筆生活，始於到芝加哥去作晚郵報的文藝記者的時候，現在在作美國共產主義者的文藝雜誌新羣的編輯。

『批評家的他，是持有趣味，眼光，廣汎的讀書力，研究作家的意思的熟練的。他是知道普通文士所缺少的二個分野——近代心理學及革命的經濟學的。因而他能容易的理解及判斷他人所弄不清的問題。』

『但由做「人」看來，祇此還是不夠維持生活的。福洛以特是被人知道爲小說家而藉此過生活的。這位富於感受性的藝術家，備受到世間的艱苦，而想有以補救。但他若能正確的描寫自己的心的狀態的，那麼我是會用了和個人的和他談話時同一的興味來追隨在他的後面的罷。』

以上是辛克萊對於年青的福洛以特·台兒的觀察。他和愛爾蘭的沃福萊脫兩人，總算是聊可副我們的期待的新作家罷。

上面稍稍講到過的安特生及戲曲家友琴·沃尼爾，在描寫工人生活上是有優秀之筆致的。安特生常描寫到工人，尤其是放浪的工人，對他們表示着溫和的同情，但因缺少新的明確的意識，最近的作品中未免帶有黑暗的憂鬱的色彩。在沃尼爾方面，則其初期的作品多是織進了他的體驗之物，所以海上工人——水手及火夫，是活生生的描寫着的。最近，他的戲曲的構造更來的巧妙了，所寫到的是小資產階級，表現出了一種象徵的傾向。

他們兩人，都表現出了布爾喬亞文學的新的最高點，倘若作者在意台沃勞琪方面仍不轉換，則可說現在已踏進了沒落的第一步了。

至於現代美國詩人方面，則很少有可寫的。但其中如社會主義詩人孫特巴克，則不僅是一個持有新傾向的詩人，也是美國詩壇上被評價的最高的一人。他生長於貧苦之家，從事過各種勞動，他的詩是用自由詩的形式，混入工人的俚語，用強大的韻律來歌唱勞動生活，產業都市芝加哥。

我是民衆，是大衆，是羣集，是集團。

你不知道這世界的一切是我所手創的嗎？

我是工人，是發明者，是製造出世上的衣服及食物的人。

我是看守着歷史的潮流的看客。

(我是民衆的一節。一九一六)

他一方面歌唱民衆的狀態，集團之力，勞働的榮耀，同時也歌唱芝加哥湖的自然——浮於湖上的舟，風，霧，波等等。

霧

霧流於小猫的脚下。

它停住了下望海港

及默蹲着的市街，

然後又向對邊流去。(一九一六年)

除了孫特巴克之外，若歌唱農民生活的洛勃脫·福洛史脫，有德謨克拉西詩風的韋脫愛兒·林琪，也是美國所產生的新詩人。

『林琪是值得尊敬的男子，』辛克萊說。他是決不度放浪的生活而弄污自己的名字的。他把自己的詩讀給聽衆聽，藉此得到貧苦的生活費而度質朴的日子。在他的詩中，言語的使用，比霍脫曼更是自由，大胆，和民衆的，他巧妙的用進了俗語而創出了音樂的韻律。

(596)

★ ★ ★ ★ ★

如上所述，英美的普魯萊塔利亞文學，至今尚未成爲一種藝術運動而表現於社會表面，也未表示出有生氣的活動。但階級對立的尖銳化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情勢的變化，是必能促進此種文藝運動的罷。此種時期來了之後，我們才能以之爲社會現象的一種，及文學史上的一個波浪而評論普魯萊塔利亞文學運動。

泥濘

適夷

三個晝夜的三千里路程的奔波，到了這數年來夢寐憧憬的東京了。撐着了風塵勞頓的病體，也不禁自行失笑了：

——到來幹麼呢？

說是太陽出來的國，說是櫻花的都城，但是我所遇到的却不是太陽，也不是櫻花，而是這連綿無盡的秋的淫霖，而是這滿街道的躡足的泥濘。

大概因爲沒會寫了震動了小市民的時代三部作，也沒會找到了一個新的愛人，因此雖然

是一樣的跨過了東海，也不見北歐的命運女神來向我招手，東京呀，在我所見到的依然是渺茫的一片。祇警醒了我的倦眼的，是宏麗的鮑爾喬的功蹟，在一條曹娥江的鐵橋造了十幾年也造不成的故鄉出來的我，對於眼前的一切，自然不能不覺得是可驚地了。

在脫却了鞋子爬進鴿子籠一般的房間中，在拖了疙瘡躑躅在町巷裏那樣的生活，所謂異國的情調，也深深地吹上了寂寞的旅懷，但是一看見染着愁苦的顏色的勞働者之面，却同頭上的青空同樣地，依舊是在祖國所熟悉的。時代的創痛，緊緊地裹住了我的心，要到什麼地方才能躲避開去呢？

年來飽經流浪的悲愁的這個頹敗了的身體，對於生命的尋求已然是失了心念，但即使願望着要個退遜的角隅，度去這未盡的天年，也竟是不可或得，這痛苦的鞭策不得不使我邁着疲乏了的兩腿又流浪到異國來了。天天的坐在太太米上，憑着紙窗張望着慘悽的雨空，生活是陷入於死一般的寂靜，像是特地來準備作一個異國之鬼的，真覺得自己的滑稽了。

但縱使是死一般的寂靜，也是不可多得的，所謂朋友的也碰到了幾個了，僑寓者的生活情況，也聽見了一點了，可是發生的是什麼感想呢，只不過想把自己的耳管緊緊掩住吧了。自然有許多正懷着浩邁的壯志；有許多正作着赤熱的奔馳，而頹敗了的自己的眼裏也只看見

一羣的鬼混而已。

鬼混，想着這個名詞又不禁苦笑了。社會只使我們青年這樣地鬼混着，不許作一些青年樣的堂堂正正的事的呢。說是國內是無處讀書，但跑到了外國來不是一樣嗎？在日本，說是倒了一個封建的田中內閣，而思想的暴壓却還是變本加厲。儘有許多大學校在那裏開張着門戶，但所聽得到的講義，是不是那些教授們自己相信得過的東西呢？說是在蓬勃着的出版界吧，自己多少是有些被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誘騙了來的，然而實情是怎樣呢，幾種社會科學的月刊，每期是在出版的一日被禁賣的，許多書店的門口，特地派着便衣警察在站崗，所不同的，不過不像我們那些有權勢的動不動就蠻幹吧了。然而在這樣的狀況底下，你要研究些什麼，還成爲可能的嗎？

這樣地貿貿然的跑了來的自己，不過好似特地來送田中義一的喪，特地來接第三內親王的生，此外呢，更有什麼？

對於一切東西都是小型的日本已經感到了奇怪，而看了日本人奇怪的頭腦，大概因爲自己是做了十八年的所謂共和政體下的公民的緣故吧，更感得不可思議的神祕。是電氣化了每一個的鄉村了，是整個的建立在資本經濟上面的社會了，而對於天皇生了一個女兒，不但每一

張報都發了幾次號外，而且每一條街上的電氣店門口，還站滿聽慶典報告的無線電話的市民，甚至接連十幾天，天天報上整版的記載着慶祝盛典呢。

人民是這樣的關心着天皇，而天皇對於人民，却也關懷得可以。聽說全個東京至少有全人口的百分之一以上是由天皇特地爲人民而豢養着的便衣偵探。今年九一，日本勞働者第一次非法的大示威，在舉行的一小時以前，所有的指揮人物，全部被拘捕，而勞働者畢竟也不是中國的勞働者，在預定時間的一小時以後，又重新組織了在銀座街頭舉起了他們的旗幟。然而天皇的忠臣們更越過了示威者的人數，他們也一樣的混在示威者的隊中參加了活動，結果是幾乎全部的受了打擊。

而且經了這次的變故，全東京的勞働者指導團體，都遭了搜索，又幾乎是一網打盡了。參加了這次行動的中國一部分留學生，結果也在十月三日的清晨五時，全部檢舉了。我來得還不算遲，算是有幸運地作了一次天皇的貴賓。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

到了東京後的五天，因着天雨和無伴，終於在下宿中困守着。十月一日一個人冒險地去了上了一次街頭，第二天來了朋友U，又跑了一個下午，看了上海城隍廟一般的淺草寺，坐了地底的鐵道，完全是劉老老進大觀園地玩了個暢快。直到天黑了，便在U的寓中留宿，與U

(600)

同寓的W，他在日本已有了二年多的歷史，聽說便衣偵探不但時時來訪問，而且差不多已特在門口設崗了的，家屋抄查也受過了一次，結果是沒有所得。

大家談着今古，直到夜深才入睡，那知第二天的黎明，三個人還在席地高臥，突然地來了五六個人，被迫着起了床，環待了一小時，看他們把整個的家屋抄得翻天倒地了，結果是提了一大包書，跟着到警署去。

「看書是犯罪的，」這條法律算是中外一律的製定了。W君是正犯，接着就被送到警察廳去，我們兩個連嫌疑都沒被指派，只是怕漏風，於是被留置了。雖然在國內連拘留的經歷也沒會有過，但進了清潔得像醫院一樣的所謂留置場，却覺得資本主義的國家畢竟是不同了。在鐵門外邊坐着，幾乎疑心是叫我們特地來參觀的，看了些蒼白的囚人的臉，聽了些鏗鏘的鐵鎖的聲音，使剛在驚訝於鮑爾喬的聖蹟的我，明白了他們是甚樣地建立了這宏麗的宮殿的。——這樣三小時過去了。於是被檢去了身上的零物，送進鐵門中了。

人在鐵門中的時候，完全不是那門外所擔怕的心，一樣的白漆的牆，一樣的四疊半的席子，默然的蹲坐了。帶了幾個家中破產下來的錢，特地到東京來住下宿的我，想不到還有這不化錢的機會呢。照例的，同命運的是勞働者與學生，因為不會說話，大家點頭一笑作了招

呼。窗雖然是高了些，光線也還好。用指甲刻在木壁上已被加了一度新漆的前囚者的遺言，也看見了一句。譯成中文是：

「以民衆之旗，包戰士之屍骸！」

接着並不甚壞的午飯也送來了，裝在紅漆的木匣中，一樣的是日本式又香又白的飯，加着一碟在上海小販的嘴裏叫做蝦仁豆腐乾的那樣菜。於是也吃了一些，接着還送來了開水和抹紙，舒全得連電鈴也不必按的。

那位看守的蓄了小鬍子的警察，似乎也和我們成得同樣的無聊，他不時的找囚人們談話，我們所感得痛苦的，祇是坐着須有一定的姿勢，活動一下便得受到干涉。這樣的捧着膝像高臥隴中的諸葛孔明般的抱膝長吟的姿勢，大概是日本留而場中的禮貌，幸而昨夜剛聽W君說過，還不致弄得動輒侍答。日本真也不愧是禮儀之邦哩。

和我們對室的是一位女性，她只有一個人一室，那情形真老練極了。她的門上也不加鎖，便溺是自己出來，又自己回去的，而且她的姿勢也特別優越的不受檢舉，老在靠着壁上瞌睡。這室裏上半天還是一個半老婦人，現在已出去了，換來了一個年青的，態度都一樣的鎮定而內行，不禁想起了藤森成吉的那篇戲劇「光明與黑暗」中的王之井裏的人物，而感觉到法

(601)

(602)

之國裏的可笑的法了。(註)不過那種法還在被我們的學者胡適之先生想思得幾乎被通緝呢。

看守的警察答應我們下午面會(大概是審問吧)的，但下午四點多鐘，雨的天空漸漸發黑了，還是什麼消息也沒有。幸而柵門外掛着一隻鐘，我可以不致作無懷葛天之民，更幸的囚中的時間比囚外的時間還過得快。終於有人來點到了我們的名字，又終於送我們來的那位偵探又帶我們走出了留置場。不，我的囚室不是留置場，這是特別的一間，和對面女性的那一間一樣的，叫作「保護室」，可憐國內有多多少少的大人物大富豪，日日夜夜擔心着生命財產的危險，倒沒福受天皇這樣周密的保護呢。

好，現在是離開了保護了，進來時坐過的應接室裏，一位不知什麼街頭的先生很客氣的對我們叮嚀了一番，自然沒有一個迂獸頭再會質問自己到底爲什麼要受十二小時的保護的理由了，像來自動輒得咎的國家之中的我們這種人，便走出了，呼吸十二小時未曾呼吸的自由的空氣。

然而，空氣果真是自由的嗎？無論囚中和囚外，在這世界上，尤其是在日本，完全無形中有着天皇忠臣們的鐵手在掌握着的，如果不被抓攔，那祇爲了你是不值得抓攔而已，連走到街上，都還隱約地似乎感得有人在後面跟着的，潦倒到了現在這樣田地的自己，居然還有

被囚禁一下子的資格，這不能不感謝天皇的榮寵了。

自然，W君是沒有音問的，而且在同一下宿內熟識的F和K，也在同樣的時候被捕了。是的，今天是支那學生的大檢舉，怪不得我們被拘的幾小時內，接連的來了幾個中國學生的，我和U的猜想是不幸而中了。

離開這可紀念的日子，又是一星期多了，不必說我還是照例的過我的生活，唯一的新希望是把「外太苦西」弄得像樣一點，可以每天和送水送飯的下女們應付一下。而W F K不必說還是什麼消息都沒有的，而且大天還聽着中國學生被捕的消息。也有些人是到公使館去請願交涉，結果公使館正等着他，也請他不必再為奔走而受同樣的處理了。中國國家主義者在東京的確很活躍的，國慶那天還發了大幅的傳單，報告他們現在公開了黨名，要準備大革命了。但在中國人間似乎還行不大通，我們的外交官，是正在眉飛目舞做這筆勝利外交，誰說現在中國國際的地位不已提高了呢？

說是國慶到東京後的幾天，我却很擔心的，我會預先給一位朋友說了，這一天一定須要往外面走走，如果還老躲着不出門，定會被日本人的居停恥笑的，說是支那人的國慶日，支那人還沒響沒動的，不大笑話嗎。那位朋友笑我太多心了，日本人那裏還會管你支那的什麼

(603)

國慶不國慶呢。果然這一天是什麼也沒有的過去了，東京的天空，特別裝了悲苦的鬼臉，同寓的乙說他連頭也不敢望天空看，這樣的情緒確也感到了，日本人的報上果然什麼也沒提起的，他們的報，似乎老在忙着報告皇女誕生的盛典，此外是不很江山的，更無論什麼支那事件了，這也是出國後的恩典之一，因此在國內每天像受刑般的石報的一項工作，算是解放了。

下午天下雨了，自然還是躲在房裏過去了這一天的。在東京的留學生，在這一天是舉行了祝典的，幾天前在青年會見了佈告，說是假座在時事新報社的五層樓開會，而且歡迎僑胞們踴躍參加，據說有的學校裏貼出的佈告，甚至語氣中帶着不參加便是反動派的話。所以要五層樓者，據說也有原因的，原因是怕有人鬧台，每年的國慶日是要打出一個落花流水來的，今年大概不會有人鬧，要鬧的人不是全都關起來了嗎？雖然如此，却也不得不暫時反動一下，沒有去參加的，原因自然爲了天雨，路遠，又怕跑五層樓，而更大的，還在因爲在國內見得大多了，不得不讓這對可憐的眼睛，暫時休息一下呢。

同居的另一位工，還報告了我，有人要在這一天去打公使館，打的原因，據他說是爲了這次一百餘中國學生的被捕，是公使館作了祟，但這位工先生似乎多少有點神經，他的話是

否可靠，也不一定，有一次他告訴我們，他在一家洋服店裏看了一會衣服。那個店裏的人問他這樣看着幹麼？意思是疑他是一個偷兒，於是他發了憤說：

「你疑我是一個偷兒吧。不對，我是中國留學生，在這兒外國語學校念書，研究的是荷蘭語和西班牙語，如果你疑心我，我可以給你說，你會那一國的外國語，我可以跟你談。」

結果是那個日本人荷蘭話西班牙話都不會說，他就覺得很可笑，得意地回來告訴了我們。而且這位先生有兩怕，一怕共產黨，一怕國家主義，共產黨既已被捕了，他只擔心了國家主義者，同寓的幾個中國人，他老告訴我們，說定是國家主義者吧，有時還疑他們在房裏開軍事會議，嚇得什麼似的。

果然，國慶日現在過去了，也不聞有什麼動靜，大概公使館一定沒有人去打。反動分子說不定正在挨日本警察的打，國家主義者是忙着散發了公開黨名的傳單，其餘的自然正是開慶祝大會的正統派了，還有什麼人會去打呢？

所有東京的留學生大概是分做三類，一類正蹲坐在日本警察署的留置場了，罪名已經定實，自然不必多贅。第二類是活劇派，這派裏正動反動的都有，他們的職務是鬧些活劇給異國同胞解解頤，第三類就是自己樣的鬼混派，連居停主婦也覺得奇怪起來，到底這許多支那

(606)

的學生，到日本來幹麼的呢？

真的，這個問題委實太可怕了！到頭還是埋下頭來讀我的外太苦西吧。可憐來了快有半月了，說得比較流暢些的，還只有一句「伊苦拉台死街」，而把袋中的幾張老頭票，一張一張地送進日本人的手荷包裏去。

時代已經佈置了我沒落的命運，人間已無處安着這遍滿了瘡痕的身子。終不由我不拖着
一雙疲憊的腿踐踏着東京街上的泥濘而躑躅。

十，十一夜午

濟慈的二封信

石民譯

記得周作人先生曾經在語絲上寫過一篇論及尺牘的文章，那大意是說這種東西較別的文章——詩文，小說，劇曲之類——更能鮮明地顯出作者的面目。實在地，這在文學中是有特別趣味的東西。就拿我們近代為大家所稱為「薄命詩人」的蘇曼殊先生來說罷，在我就覺得特別地喜歡他的尺牘。閑話休提。近來承書局的照顧，要我輯譯一部英國文人尺牘選（英漢對照）；我對於這工作，因為上說的緣故，感覺得頗有興味，雖則在譯文上總有不能愜意的地

方。下面就是選譯濟慈的三封信，且在這裏預先發表一下罷——老實說，這是頗有廣告作用的。

一 致彭加明·白萊

庚子年冬，十一月一日，一八一八年

前回你在倫敦時，我本有機會可以見到你的那僅有的一天，我本想莫錯過了——但鬼使神差，竟使你相左。現在，我已寫信與萊絡慈，要他告訴我你將在堪白蘭的什麼地方——這樣我纔不致於憶念你。而這裏，白萊，我要說幾句話兒，抱着一種安靜的清醒的心情（這在我很是不可多得的）來寫，心想這些話可以從此免除你對於我的無限的憂慮罷，因為你本不應擔憂，而我竟令你如此，則簡直是該打的。我平日對於一切事情總是弄到極端，所以只要我有一點小小的懊惱的時候，則這懊惱在五分鐘後就成爲索佛克利斯的悲劇的主題哩。那麼在那種情態中，如果我寫信給什麼朋友，我就很少有冷靜的心境，以至于寫出一些話來令他感傷，即使在當時也許我寫出滑稽的話來而笑着。你前回的來信使我很覺得抱歉：我竟會令你那麼難過。我很知道我自己的性情：我相信以後還要屢次地以那種老調寫信給你哩；如今

你就明白了那些話裏面之可信的限度罷。你應當原諒那種胡思亂想。我知道我是禁不住那種胡思亂想的。

我很抱歉：你竟因我不繼續到小布列登地方逛而覺得難過。但我想我會經逛過，只要是能夠的話，因為還有書要讀而且有事要想哩。因為這個緣故，除了到溫特瓦斯普萊斯之外，我就不會到過別處，因為那是相隔很近的。況且，我的身體常常是這麼樣，不得不謹慎着，不要去冒夜風。還有一層，我要對你明說，我不能喜歡應酬，無論人少或人多。我確知我們的「佳人」之流只爲着我來的緣故而樂意我來；但我確知我總帶有一種爲她們所沒有的煩惱。如果在任何時候我竟致感覺得我的脾氣來了，我就甚至于避却一種已經約定的訪會。我確知我對於女人沒有一種適當的感情——此刻我正極力想合理的對於她們，但是我辦不到。這是我也門道得這樣遠而不合於我幼稚的幻想嗎？當我是學生的時候，我覺得一個漂亮的女子就是一個純潔的女神；我的心是一個清淨的小室，裏面立藏在那裏面，雖則她不知道。我沒有權利于她們的實相之外更期望什麼。我以前覺得她們是天人，高出男子之上。現在我明白她們和他們是一樣的——比起來是偉大的其實是很渺小。予人輕蔑，除了用言語和行爲之外，還有許多方法的。一個人，如果是溫和的受人輕蔑，便不願對他人懷着一

種輕蔑之意。我本不願在一個女子之前作種種輕蔑之想。同她在一起，我就起了一種惡念，如果不見面，這惡念是不會有的。這不是咄咄怪事嗎？——在男人隊裏的時候，我並沒有懷想頭，沒有惱恨，沒有抑鬱；我覺得毫無拘束的說話或不說話；我能夠聽着人說，而每人的話我都能夠明白；我的手插在我的衣袋裏，我絕不感到任何疑忌，而且是安然的。如果我在女人隊裏，我就有了一些壞想頭，有了惱恨，有了抑鬱；我不能說話，亦不能沉默；我滿懷疑忌，以至于忽忽若無所聞；我便急忙的走開了。你一定是憫然的，而把這種孤僻歸之於我少年時代以來的那種失望。然而，抱着這種心情，無論在男人叢中，或一人獨處，或同一二友在一塊，我個人倒是頗適意的。雖則懷着這種心情，請相信我，我絕不以爲有不同的心情和趣向的男子們都比我自己更爲近視。我從來不會比慶賀我哥子的結婚更爲快慰的，而且我將同樣慶賀我的任何友人的結婚。我應當絕對地克服這種心情——但是用什麼方法呢？唯一的方法是去尋出這病的根源來，然後「哼着氣兒以斬釘截鐵的力量」去醫治它。這是一件難事，因爲這種固執的偏見總由于許多種情感糾結的錯綜而產生的，要分解這種種情感就得很費工夫，而要保持它們不再糾纏就得很費心力。關於這，我本可以說一大篇，但我想姑止于此，希望心意更好些而且更高明些的時候再說——而足以自慰的是：我並非說某個人的壞

話，因為，究竟說來，我對於婦女輩其實還有較好的想頭，並不止于揣想她們是關心着這位身長五呎的約翰濟慈先生是否喜歡她們。你本來似乎很想知道我在這種事情上的心情；不要以為這是討厭的罷，我的好朋友——這是我的願望。

二 致萊洛爾慈

溫桀斯特，八月廿五日，一八一九年

親愛的萊洛爾慈，——

由這次郵班我寫了一封信給萊斯，他可以告訴你我們為什麼離開了同克林，和我們怎樣地喜歡這個地方。度着這樣單調的生活的我，實在沒有別的話可說，除非要我給你述說一些煩亂之感和白晝的惡夢。你絕不會見得我以此為苦哩，因為我一切的思想與情感（這都是屬利己性的，私人的胡想而已）一天一天地繼續着使我更麻木了。我一天一天地更相信優美的著作，與優美的行為差不多，是人世間的頭等事業；故「失掉的樂園，」成爲更偉大的奇蹟也。我愈知道我的苦心將來可以成就何種作品，則我的心使愈增長驕傲和堅決。我覺得以我的能力儘可以成爲一個爲大家所喜歡的作家。我又覺得以我的能力儘可以鄙棄俗衆的那種害人的捧場。我自己的生存（這，我自知其實有）于我是更覺有親切意味的；而他人則只是現形

爲男爲女，存在于世間的一羣影子罷了。心靈本身就是一個天地，而且在它自己的界域中就儘有活動的對象。我已經認識而彷彿成爲我自己的一部分的那些人，我不能沒有他們；但是說到其他的人們，他們于我只是如彌爾登所寫的那些「海歐拿吉」一樣的幻象而已。我想，如果我的心是一種自由的，健全的，結實的機構，而且我的肺臟是牛一般的強壯，能以不受損傷地担受着激烈的思想和情感而無困怠，則我儘可以很孤獨地過我的生活，即使這延長到八個年頭。但我覺得我的身體太孱弱了，不能支持我到這種田地；我總是不得不阻礙我自己，而碌碌無成。

要我勉強用一種較適合的款式寫信給你，那可是一種空想。我除了我自己就無話可說，而且除了我所感着的我又能夠說什麼呢？如果你有什麼理由來惋惜我這種激動的心情，則我可要糾正你的感想；我告訴你，這種情形是最合于詩的——而詩便是我的苦心之對象，我的生活之目的也。原諒我沒有寫滿這整葉紙；信札之類在我是很討厭的了；下次我離倫敦的時候，我將請求不要寫信來麻煩我。心心相印，長毋相忘，而同時無須乎寫信；這是我所能想及的最大的恩惠了。

三 致阿彌特基·蒲勞

濟慈的三封信

親愛的蒲勞，

拿布列斯，「註一」十一月一日。一八二〇年

我們昨天是准予上岸了。在這「入港驗疫期」中，我的身體很受了壞空氣和壅閉的房艙的苦害，更甚於在整個的海行期中所受的。新鮮空氣使我清爽一點了；我希望我今早晨是暢適的足以給你寫一封簡短的平心靜氣的信；——如果這可以說是一封信的話，在這裏我惟恐說及我所要盡情傾吐的那些話哩。如今我既已說到這裏了，我只得再往下說一點；——也許這足以抒解那種壓着我的悲苦之重負罷。我相信我從此將不和她「註二」再見了；這，一想起來，就會要我的命。親愛的蒲勞呀，當我康健的時候，我本可以得到她，那麼我就不會病了。我能硬着心腸去死——我不能硬着心腸別離她啊。呵，天呀！天呀！天呀！我存着在我的箱子裏而令我念及她的那些東西，一件件都是劍一般的刺着我的心理。她放在我的旅行帽中的那塊絲帕，簡直灼着我的頭哪。關於她，我的幻想是太鮮明了——如見其人——如聞其聲。這人世間簡直沒有什麼事是有充分興趣的足以使我暫時忘却她。這是我在國內時的情形；那時我是囚徒似的住在韓特的家裏，整天是把眼睛死死地望着漢斯德——回想當時，不能不爲之戰慄。後來倒有與她再見的好希望了——現在呢！——唉，但願我能夠被在她埋的

住所的附近呵！我怕寫信給她——怕收到她的來信——看見她親手寫的字就會使我心碎——甚至聽到關於她的任何消息，看見寫出她的名字，都是使我受不住的。親愛的蒲勞呀，教我怎麼辦呢？我能於何處尋求慰藉和安適呢？即使我僥倖痊好，這種苦情也會害殺我哩。實在地，自從我抱病以來，住在你家裏和住在堪梯西鎮的時候，這種燒熱症就是不絕的糟蹋着我。如來信（這，你會馬上寫來的吧，）請寄羅馬（留局待取）——如果她安好，請記下這麼一個記號十；如果——

請爲我致意于他們大家。我要力圖忍耐地承受我種種的苦惱。像我這樣的一個病夫，本不應當有這麼些苦惱來承受的。請寫一個簡短的信給我的妹妹，說你聽到了我的消息。塞浮是很安好的。如果我的身體好些，我願請求你到羅馬來。我想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夠給我一點安慰呵。關於喬治有什麼消息麼？唉，如果我或我的哥子曾經有過幸運的事情呵：——那麼我倒可以希望着，——但絕望之苦迫着我的心，如同一種習慣了。親愛的蒲勞，看我的分上，永遠地照顧她罷。關於拿不列斯，我是無話可說；我對於我這四周的千百種新奇之景，簡直感不着什麼興趣哩。我生怕寫信給她。我到很願她知道我並未忘却她。唉，蒲勞，我有的是一團火炭在我的腔子裏。人的心竟會包藏着而且忍受着如許多苦惱；這真使我詫異

(614)

呵。難道我生來是爲着這種宿孽嗎？上帝保佑她，以及她的母親，和我的妹妹，以及喬治，和她的妻，和你，以及大家；……

〔註一〕 在意大利。濟慈往那兒去是爲的養病，但翌年即死于羅馬。

〔註二〕 Miss Fanne Browne——因爲他的貧病而致于折散的他的愛人。

海涅詩一首

若 斯譯

我站在那兒，黯然癡想，

凝視着她的清麗的肖像，

直到那可愛的姿容，在我目前，

神祕地，成了活的模樣。

在她的嘴唇上浮動着

神妙的，甜美的一片微笑，

她的眼光透過悲愁的淚兒，

對着我，正溫柔地閃耀。

這其間，我禁不住我的淚兒，

一點點，流下我的面際——

唉，我真個不能相信啊，

我竟已永遠地失掉了你。

附言：前詩譯稿，承譯者給我看過，因為海涅的 *Book of Songs* (英譯) 中的詩我是

海涅詩一首

讀過一些的，而且也曾從那裏面譯過幾首來。在那詩集裏，所寫的大都不外少年的情懷，殊不少「哀感頑豔」之作；然而我自己的心情却似乎有點「老」了。這回重翻該詩集，偶然讀到幾首，頗有「什匿克」的諷刺意味，使我們可以約略地看到這詩人的另一面目。順便就譯了一首短短的附在這裏，聊博——一粲？

這下面就是——

哦，如果你和我作了正式的夫妻，

他們將怎樣地羨慕你呀，親愛的！

因為你便可以過着最享福的生活，

萬事如意，並不用做什麼，親愛的。

即使你常常喜歡多嘴，喜歡生氣，

當然，我可以遷就你呵，親愛的；

但是，如果我的詩你竟不說好，

那我就提出離婚哪，親愛的。

好，就這樣一塊兒寄給語絲罷。——石民

兩杯珈琲

林徽音

甲和乙在安琪兒珈琲室中。

.....

.....

乙 你既然依舊不肯把那所以告訴我，說句無賴的話，你剛才爲什麼又要拉我到這裏來呢？

甲 這，本來並不是爲你，祇是爲了我自己。

乙 你就這樣自私嗎？

甲 似乎可不用這樣大驚小怪。——密斯——密斯——

兩 杯 珈 琲

乙 密斯王。

甲 密斯王，請再來兩杯珈琲。

乙 然而我不信你竟這樣自私。

甲 謝謝你的好意。可是——

乙 可是？

甲 可是「自私」是並不以一個人的信或不信為轉移的——我不只指我一個人，誰都一樣。

乙 你不是意思在說我也自私嗎？

甲 諱言是無用的。

乙 拿證據來。

甲 你好像沒有了解我。

乙 沒有了解你？

甲 沒有，我敢說。你要知道，我所說的自私，雖不能一定說是美德，然而至少也並不像一般人所以爲的那麼壞。

乙 這樣的嗎。

甲 是的，要是沒有自私，根本就沒有宇宙，沒有人類，自然更沒有你和我了，因為上帝的所以會創造這一切只是根於他的自私。

乙 你在講神學？

甲 這是神學嗎？好，我就講「人學」。

乙 人學又怎講？

甲 人學嗎？——謝謝你，密斯王。你要糖嗎，乙？

乙 我自己來。

甲 這珈琲的確不錯，

乙 密斯王也可以。

甲 我也有同感。

乙 她真是個「安琪兒」。

甲 哦，真是個安琪兒。

乙 可是講下去呀。

兩 杯 珈 琲

甲 講什麼？

乙 講什麼人學啊。

乙 哦，人學。我說，人學，就是這樣！孩子們的被創造全然沒有受到它們的主造者的預先的設計，而，正如上帝的創造萬物一樣，也只是根於他們的自私。

乙 我不要聽你的這種妙論——還是講講你自己的自私吧。

甲 我自己的自私？

乙 你不是說你的所以要我到這裡來是出於你的自私嗎？

甲 哦，你記心真好。不錯，因為我覺得空虛，須要個把人，才來找了你；因為這裡有你所說的還可以的密斯王，才又到了這裡來。

乙 老實說，你對於密斯王的見解怎樣？

甲 你已着了她的迷了吧？

乙 不，只是……你且先回答了我看。

甲 我愛她的一對眼睛，因為它們很像騷麗紅的。

乙 什麼麗紅？她又是誰？

甲 哦，我說，我只是說，她的一對眼睛很迷人。

乙 不，我要你告訴什麼麗紅。

甲 你這人總愛尋根究底。

乙 只要你知道就好。

甲 騷，馬字旁一個——

乙 哦，我知道了。好香豔的一個名字呀！她是誰？

甲 一個唱戲的。

乙 在什麼地方？

甲 N城。

乙 哦，就是那你去又這樣快離開的地方。

甲 是的。

乙 你本預定了至少要去一個學期的，究竟爲什麼這樣快就離開了N城？

甲 你又回到了老問題。

乙 這才是言歸正傳哩。

甲 本來講講也可以，而且甚至很想把它對你講講的時間也有過，只是你儘釘着問，倒使我覺得有些奇貨可居了。

乙 正是一樣，爲了你要故意居奇，我方這樣釘着問的；本來，你的事總是你的，我何苦——

甲 好，我講就是，可是從什麼地方講起呢。

乙 從Once upon a time講起。

甲 唔，我看還是從我到了N城以後講起吧。我到的時候，丙已把我的鐘點排就，而且課也已開了兩天了。我每星期二十點鐘，並不很忙；其實我倒甯可忙些的，免得依舊天天要爲怎樣消磨我的時間來煩擾着自己。

我們的一間校外宿舍一起住着七八個人，其中除了丙以外我都是初見。課餘的唯一消遣可以說就是打馬將，我也勉強打了兩次。然而我是不喜歡打馬將的，你知道，因爲我覺得它太是命運的，不能從中得到多量的刺激；而且一打至少就是八圈，我卻至多只有打兩圈的精神——與其打馬將，我是甯願打不專憑命運的撲克的。第三次我拒絕了。嗣後要是丙沒有人局還好，還可有一個人談談，否則我就只有獨自悶坐。現在我相信，所謂轉換轉換空氣，也

是枉然的，自欺的事情，因為什麼地方的「空氣」都是一樣。

一天，丙又入局了，而且他問都不問我一聲。其實，我知道，即使問了我，我也不會去打的。可是，由於他的不問，我心中起了一種要報復誰似的情緒，便重復穿上了那已卸下了的衣服，不知所之地出了門。

N城雖說是K省的省城，設備却還不如江蘇的一個小城：電燈是暗的，水是黃的，街道是崎嶇的，除了偶或見到一二架轎子以外又沒有代步的東西。至於公衆的娛樂地方那更說不到了，要末只有鴉片室和番攤館，那內戰的軍費所由出的鴉片室和番攤館。

雖然，那地方也有兩家戲館，一家唱桂林戲，一家唱廣東戲。我既出來了，總得到一個地方去，便找到了那個廣東戲館。所謂戲館，只是一個用蘆席蓋起的所在。可是辦法却很好，是對號入座的，沒有像上海戲館的種種麻煩。位子是以風花雪月什麼排下去的，我的是月字，就是第四排，十二號。台已開了，我被領到了我的位子後，見台上那值台的正在換桌帷，一看上面繙着燦爛奪目的『騷麗紅』三字——

乙 哦，騷麗紅！

甲 正如引起你的注意一樣，它也引起了我的注意；雖然我知道廣東人有以『阿騷』爲乳

(624)

名的，如此堂堂地被採用着我却還未之前聞。於是我息心靜氣地等着那豔膩的名字的所有者的顯現。不一回，她出台了。她確可無愧於它，我向你擔保。

乙 你的眼光自然不會錯。

甲 說也奇怪，她出台後的她的視線老是向着我這方面射來，我自然不敢相信她是在瞞我，我便望我前後左右的人，却又見不到一個似可接受她那種青睞的人物。在這樣射來的視線儘擴增起來的時候，我的心逐漸起了反應，終究我剎着紅瓜子的手也停止了。

雖然她未見得就是「落花」，我却決不是「流水」，因此第二天的午時我就親自去預購了那當晚的月字十二號的票——我本可購雪字的，或者甚至花字的位子，只是爲了或種許含神祕意味的原由，我依舊購了那原位。這晚騷麗紅從台上習慣地望過來的時候，見我又在那裏似乎怔了一怔，而接着把那趕速地移了去的目光又趕速地移了過來，由此我竟有些陶然了。

此後我接連去看，而且都購的是月字十二號的票，漸漸地在注意我的不只騷麗紅了。我的被注意，在那少見多怪的N城，說來似乎也並不希奇，因爲在看戲的大都是些穿中山裝的「同志」們，穿長幾及膝的短衫的——N城是沒有穿長衫的——先生們，穿紅紅綠綠的從旗袍到衫袴的太太小姐們，却幾乎看不到別一個穿西裝的——即使偶或有一兩個，也是出之做中

山裝者之手，看上去總覺有什麼不妥貼的地方，令人生不快之感。再則，我的接連坐着原位也有引人注意的可能。

在這些別的注意我的人的中間，我也注意到一個人，就是那位值台的先生。——我們還叫些什麼吧，密斯王已來望了兩次哩。

乙 別多心——我們是熟的。

甲 不錯，你們是熟的。

乙 別打岔，還是請繼續講下去。

甲 那位值台的先生——他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兩太陽穴貼着那鳳姐兒所慣貼的黑色的兩小方方塊。他常在嬌柔地整理着他的黑香雲紗或白紡綢的衫袴，也常在嫉媚地掠着他那披到前額來的頭髮。有時他搶着人家嘴上的紙煙而作勢地奔避着，其實人家却沒有追他的意思；有時他又沉思地含情地側坐着。

乙 不是正合你的胃口嗎？

甲 『別打岔！』

乙 從此你雙方並進呢，還是竟舍彼就此？

甲 你真是個無賴。說到進，我正是欲進無門。我想求助於丙，他是已到了N城兩年的，你知道，當地的情形自然比較熟悉，或者有什麼路道也未可知。可是我總不願意真這樣辦，好像我在秘密企圖着什麼，在成功的以前不願把它洩漏出來，徒惹人笑——雖然他也問過我『總有什麼「追求」吧，你這樣天天去？』他確是還不知道的；而且也沒有別一個人知道；除了當事者以外。

大約已過了四五天了吧，一天早晨我在一家廣東酒樓喝茶。正在我鑑賞着N城的特產：小頭細腿的男子們和厚嘴唇的女子們的時候，見走進了那位值台的先生，東張西望地好像在找人。

乙 你的心跳得很急了吧？

甲 不錯，我無須隱瞞，我的心確是跳得很急，只是並不是你的意思。他一見我，想招呼，可是終究收回了他那射向我的視線而動情地走了過去。他走過了，我想我可不可以從他着手，接着便自己決定了『可』，所以在他找不到人，回出來的時候，我便硬着頭皮站了起來，他也像素識似地應了我的迎候。

在入坐的以前，他問了我的尊姓大名；在K省，答這種問彷彿是一個人的應盡的義務；

何況這次又是我自己去招他來的呢？我便答了他；他也告訴了我他的，他叫劉桂南。

『甲先生貴省？』劉桂南看我的樣子大概就猜我不會是K省人，現在聽了我的口音知道我甚至也不是廣東人，於是運作了他坐定後的第一個問題。他說的是夾廣東音的普通話，這我能聽得懂，他也能聽懂我的，我答了他後，他接着微笑地問道：

『甲先生你大約來了不久吧，倒能聽廣東戲？』

『聽不大明白，』我承認。

『聽不大明白？你却已接連聽了好多天呢！』他笑了一笑又似驚奇又似譏諷似地說。

『因為沒有什麼別的地方可去的，隨便到那里去坐坐，』我還沒有直捷地說出本意來的勇氣。

『是這樣的嗎？劃一，你看騷麗紅姑娘怎樣？』他似乎在得意地表示着他不是好欺的。

於是我們的談話便集中在騷麗紅的身上了。終究，他答應帶我去看她。

騷麗紅住在N飯店，離那家酒樓不遠；我們到的時候，她才在起身。

名字雖然叫得堂皇，而且這在N城也的確是最高等的了，這家所謂飯店還不如上海的三四等旅館。騷麗紅所住的一間只有一張很平常的木床，床前放着一張桌子，其餘箱呀籠呀堆

(623)

得甚是擁擠。人除了她自己之外還有一個十二三歲的「買仔」。

劉桂南並不正式把我介紹給她，只是在對她噤哩咕嚕地說些什麼。在他說的時候，騷麗紅笑望着我；說完了，她便對我說：

『哦，甲先生，請裏面坐。』

她說的也是夾廣東音的普通話，她穿的是一身黑拷紗衫袴，赤足穿着一雙棗紅絲絨的拖鞋。頭髮還沒有剪去，蓬鬆地打着一條辮子。雖才起身，一對眼睛依舊像沒有睡醒似的。常喜歡把兩手反接在那頭略側着的頸後。

乙 我能想像到那是一位多麼迷人的尤物。

甲 劉桂南還不走，我覺得沒有什麼可說的，就說請他們吃飯。騷麗紅說，『不，就在我這里吃便飯，』她便關照添了兩客。飯後，大概爲快開台了吧！不像上海，N城的戲館是天天有日戲的——劉桂南先走了。

『你今天月字十二號的票已買好了沒有？』騷麗紅打趣似地問道——劉桂南走後她也似覺得輕鬆得多了。

『我昨天就買好了，』我說着從口袋中把它取了出來給她看。是的，現在我每在隔宿便買

好了翌日的票，免得當天多跑一趟路。

『你喜歡聽雜的戲，竟這樣每晚去？』她不解似地問道。

『這不是你的，騷姑娘？』我反詰着。

『怪難聽的，騷……』她說時用一只袖口按住了她的嘴笑着。

『那末麗紅姑娘好不好？』我說。

『你真正地喜歡聽我的戲嗎？我可不信，』她搖着頭說。

『你不信？哦，你不信得也對，因為雖然我也喜歡聽你的戲，却更喜歡看你的人，尤其

你那對眼睛，』我說時不覺用手指了指那我所說到的。

『你怎麼不同你太太一起去看戲呢？』她似乎在為我的「太太」不平。

『我太太？要是我有太太，也許我不會每晚上劇場了，』我老實說。

『你住在那里？』她問道。

『M橋，』我答道。

『不是離戲館很遠嗎？』她驚異着。

『是的，很遠——我也想住到這裏來，』我說時望了望她的面色，便接着說道：『只不知

(630)

『這裡有空屋沒有？』

『大概有的吧。美香，』她旋回去對那女孩說，『你去問茶房探有空屋否。』

那天下午的兩課真不容易過去；直盼到天黑即趕到了那戲館去。到了，見幾乎一個看戲都還沒有，於是便想起了要八點鐘才開台。——你笑吧，在你固然有可笑的理由；別說你就是我已在現在也覺到當時的好笑；可是在那時我竟會那樣糊塗來。——既領悟了這，我折到我的旅館，自然也可說是騷麗紅的旅館去；到門前，正見她在出來。

『哦，騷，哦，麗紅姑娘！』我驚呼道。

接着我告訴她我已去了戲館來，她聽了也是笑，並說：『這樣早去，幹嗎？』她沒有要我陪她去，我也不便自請。她走了，我只好到我房中去坐了一回。

那晚的戲，我自然更沒有心緒看，而且，更討厭的，劉桂南常似含意義地從台上望着我微笑。

乙 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竟討厭起媒公來了。

甲 戲一完，我就回到了旅館。隔不久，騷麗紅來了；又隔不久，劉桂南也來了——來他想那晚我一定會去看騷麗紅的，便也追了去；到了，便從美香得知了那我所另開的一

間。他是直衝進來的，門又開得那麼用力，我們不免一驚，而望到他的面孔又見他似有不愉之色。於是接着來的是沉默。終究打破那沉默的還是這做主人的我。

『啊，你來了。請坐，』我對劉桂南說。

他自己從檯上取了一支紙煙抽着，而他那火柴的『擦』的一聲却寬弛了房中不少的緊張。雜亂地談了一回，騷麗紅說很倦，先告辭走了。那我希望他早走一步好一步的劉桂南却似很有精神的樣子，東一言西一語他只不肯走。現在見騷麗紅也給他逼走了，我心中更是氣他，因此不大去答他的話。然而他却並不覺到掃興，依舊不停地閒扯着。

後來，在欲言又止了一回，終究抽足了一口紙煙後，他說道：

『你一個人不嫌冷靜嗎？』

那句話似乎對我很熟識，我隨即想起了那是旅館的茶房們所常對我說的話，因此我想他也許還有什麼路道，只是我沒有領受它的意思，便說：

『哦，也慣了。』

那時他在弄那床上的磁枕，聽到了我的話便側過頭斜過眼來說：『我陪你睡不好嗎？』他說時的那對斜視來的眼睛真含着無限的神秘。

乙 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

甲 要是你，真是得其所哉了；可是我，却沒有那種胃口。所以我對他說：

『多謝了——我睡慣一個人，這裏又沒有別的床。』

被拒絕後，他很是氣憤，一句話不說就走了。幾乎他一走出，騷麗紅就走了進來。見到我有些惇惑，她便解釋說她叫美香看好的；等劉桂南一走她就來了。

她便在我的房中耽着。她還告訴我她是從廣州來的，到N城搭班一個月，是她丈夫的姊妹黃金仔，一個已搭了該班三四個月的唱小生的坤角，介紹的。劉桂南便是黃金仔的什麼親戚。因為那戲班所住的旅館中她抵N城時沒有空屋，而且也貪清靜些，她便獨自住在N飯店。她同她丈夫結婚後，那還是第一次的別離。她丈夫在廣州搭班，因為黃金仔的電報催得急，不等到她丈夫的合同期滿，她便先走了。她還有一個兩歲的小孩，她很愛她，說悔沒有把他帶在一起。可是在天將明的以前，她回到了她自己的房中去。

在早晨十點鐘光景，我睡得正濃，給碰門聲鬧醒了，起來一看見是美香。她說她的主人要我馬上去。我去了，騷麗紅告訴我剛才黃金仔來過的，說聽她的口氣好像已知道了騷麗紅昨晚的事。她還說這大概是劉桂南從中搗的鬼。她的樣子很有些急。我請她一起來上海，她

又捨不得她的兒子。末了她說，『等等再商量。』

在我課畢回到旅館的時候，美香送來了一個條子！『我要愛你，不過我不能愛你；請你也不要愛我。』我看了即到騷麗紅的房間去，可是美香說她來了就走了。

那天晚上我沒有去看戲。待約莫戲已畢，騷麗紅已回來後，我去看她，可是她還沒有回來。待第二次再去時，那出來應門的是騷麗紅自己。她說黃金仔在她的房中，請我不要進去，隱約可從她那迷人的眼中看得到淚痕。我便退走了。第二天早晨，正在我想再去她的時候，美香又送來了一個條子。『請不要來看我。若然你肯保全我，請你離開這里。』

我知道，就是我去看她也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為她的胆既這樣小，又那麼愛她的兒子，因此我如了她的請，沒有去看她。

而且雖然她所說的『這里』大概是指的N飯店，可是我却沒有再就在N城的寬容。我便離開了那裏。

這就是我所以這樣快就離開了N城。

乙 哦，原來如此。

甲 不錯，本來沒有什麼。——啊，密斯王，請來一杯白蘭地。乙，你要不要？

隨感錄

三 「獨逸」

無名

在廣益書局出版的曼殊小叢書第一冊上，看到時孟隣先生的斷鴻零雁記新序，有下面一段妙文：

余校讎是書既竣，發見舊刊本錯訛處，今略舉一例：
廣益本第十四章第四節。文云：

「其句度雅麗迥非獨逸法蘭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語。」

柳亞子將此書收入曼殊全集第三卷八八頁。標點作：

「其句度雅麗，迥非獨逸法蘭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語。」

將「獨逸」二字當作國名，實屬荒乎其唐！應校正如下：

「其句度雅麗獨逸，迥非法蘭西英吉利所可同日而語。」

同時，我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源上，發現了下面的一則：

（獨逸）即德意志國，日本譯爲獨逸，又略稱曰獨。

照時孟隣先生講起來，這位辭源的編輯者，也真是「荒乎其唐」了。